



地 方 歌 剧

刘 介 梅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辑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以刘介梅的轉变为題材的小歌剧，描寫一个農民出身的党员干部，解放前，三代人都打过長工、討过米。解放后，積極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并在斗争中提高了階級觉悟，当上了干部；在生活上也有了顯著的改善。可是在土改后，逐漸滋長了嚴重的資本主义思想。后来經過党的教育和羣众的帮助，运用展覽会的形式，把他的过去和現在的生活進行对比，使他認識到現在的生活比起过去來，真是天上地下，从而沉痛地批判自己。

刘 介 梅 4

(地方歌剧)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編輯

黄冈文化馆創作

白 戈 執 筆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开 • 7/8 印張 • 18,000 字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統一書号:T10106.105

定 价:(5) 0.08 元

人物：

- 刘介梅——男，三十五岁。
- 刘汝梅——二十六岁，介梅的弟弟。
- 刘朗成——六十五岁，介梅的父亲。
- 張仙梅——三十岁，介梅的妻子。
- 陶二叔——男，五十多岁，介梅同垅的貧农。

第 一 幕

時間：1953年秋。

地点：刘介梅家里。

布景：堂屋里，一張方桌，两条板凳，几件农具和一个小孩搖籃。墙上挂有毛主席象，对联，台左通厨房，台右有一門通臥房。堂屋左上角現出半边谷囤，囤子上貼着“五谷丰登”的字貼。整个屋里呈現出一种丰收后的景象。

〔幕启：仙梅抱小孩由臥房上。把小孩放进搖籃，然后进厨房，拿鷄食喂鷄，喂罢鷄將破瓢丟在地上。坐下边搖小孩边做針綫活。〕

張仙梅：（唱）爹爹做事无商量，
汝梅更是不应当，
說什么支援工业化，

五石余粮全卖光，

要是介梅回来了，

問起粮食我怎答腔？

介梅临走时再三囑咐我：五石余粮只能卖一石五，現在
叫我把么事說呢？唉！要不搞統購統銷該几好啊！

陶二叔：（由外上）仙梅，你在屋里。

張仙梅：哎！陶二叔，我正准备去找你的。那四石谷你怎么
还不送来？

陶二叔：仙梅，本当一打下場就該送来的，只怪你二叔困难
太大，扯的債太多了。昨天棺材舖里又来討帳，他說欠
他的錢要是再不还，他就要到法院去告我。我想把那四
石谷子卖掉，先把棺材舖的債还了，欠你的……

張仙梅：陶二叔，这是么話！（唱）

春上你大儿生了病，

家里无錢接医生，

我見你困难心不忍，

才帮你百般去求人，

好話說了几千万，

借来現錢送上門，

你答应还谷四石整，

怎么現在又变了心？

陶二叔：（唱）不是你二叔欠帳不認，

也不是你二叔变了心，

只怪我这两年家运不順，

儿子病剛剛好又死他娘亲，

欠下的棺材錢至今未給，
人家要拉我去上法庭，
仙梅呀我求你做好事，
幫我去向別人講講情，
到明年秋收后再还谷，
利息我情愿出大一分。

張仙梅：陶二叔，你也曉得，这个錢是我帮你找人家借的，
不是我自己的。春上借錢的时候，你答应秋后还人家四
石谷，現在人家指望这四石粮食卖余粮，叫我怎么跟人家說呢？

陶二叔：那……那么怎么办呢？仙梅，这事还是要你帮我想点办法呀！

張仙梅：不管么样說，这四石谷是一定要还人家的。別的法子我还可以帮你想一点……

陶二叔：只要你能帮我想法子借二、三十万块钱，那四石谷就可以不卖。

張仙梅：那明天把四石谷送来，錢么……我去帮你打主意。

陶二叔：好！明天我一定把谷送来。仙梅，这真要感激你呀！

（下）

張仙梅：嗨！这叫“一块石头打两只鳥”，介梅回来也讓他高兴高兴。

〔介梅背一个小挂包，手上提一块肉由外上。〕

張仙梅：哟！你回来了。是从区里回的？

刘介梅：不，清早从挖沟乡动身的。

張仙梅：挖沟乡离家有八、九十里，你么样就到了屋？

刘介梅：騎車子回的。

張仙梅：（倒茶）快坐下来歇下，累了吧？

刘介梅：爹呢？

張仙梅：呸里薶草去了。（望望介梅身上）哟！你……么搞了这
一褲脚泥巴？

刘介梅：还不是騎車子噴的。

張仙梅：来，我帮你刷一下。（轉身拿刷子帮介梅刷褲子）

刘介梅：（仙梅剛动手）哎哟！

張仙梅：么样？

刘介梅：痛！

張仙梅：哪里痛？

刘介梅：还不是脚上那个老疤子，剛才不小心在路上被車子
擦了一下。哎哟！好痛。

張仙梅：（看脚）該死！擦破了皮，你么正好今天騎車就把脚
擦了呢？

刘介梅：还不是为了你！

張仙梅：哪个叫你跑那快！快包起来，狗咬了的肉是最毒的，
要是烂了一时又难得好。（帮介梅包脚）

刘介梅：（痛恨地）提起这个狗咬的疤子，我恨不得把高弼生捉
来咬两口才好！

張仙梅：那只怪自己命不好，太穷很了，要不是穷到地主門
口去討飯，是么样会讓地主的狗咬了呢？

刘介梅：穷！就是为了不再受穷，刘介梅我才放帳。要是哪
一天发了財，我还不是可以和地主一样的狠。

張仙梅：过去总是受地主的欺压，今天我們應該翻一下身。

刘介梅：(打开挂包，拿出衣料、香皂、小孩帽子等东西)这是帮你买的，这是帮伢买的。

張仙梅：看你呀！三十多岁的人了，就这一个伢也不心痛，叫你帮伢打个項圈，你总是忘記了。

刘介梅：哦！我又忘記了，下次一定带回。

張仙梅：你还没吃飯吧，我去弄点东西你吃。

刘介梅：(指桌上肉)把这拿去，另外搞个鷄蛋打点湯。

(仙梅入內室。介梅喜悅的望着谷囤。

刘介梅：嗨！五石余粮除卖一石五，还有三石五，張海山叫我把这三石五余粮借給他，明年还我七石，七石再翻一翻就是十四石，哈……(唱)

这个算盘真合算，一年就能翻一翻。

滴水可以变成河，

小本可以賺大錢。(轉身找火柴吸烟，发现桌上有几个紅蛋，奇怪地)

紅蛋？

(仙梅上。

刘介梅：(拿着紅蛋)这是哪来的？

張仙梅：曹其斋送来的。

刘介梅：他为什么事送几个紅蛋来？

張仙梅：曹其斋的儿媳妇落了月，生了个孙子，昨天九天，这是他家里做“九朝”送来的几个紅蛋。

刘介梅：曹家請了客的？

張仙梅：哟！办得几熱鬧！請了四、五桌客，家婆、舅爷、外甥都接来了。

刘介梅：曹其斋这个中农是土改时划落了的富农，生活当然好过。

張仙梅：还不是該他走运！人家現在比我們强得多。（唱）

二十亩田两口塘，
十間青磚大瓦房，
家里年年請长工，
长工不够請短工帮。
单夹皮棉穿身上，
糯米糍粑沾白糖，
曹家的生活实在好，
日子越过越排場。

刘介梅：（唱）不怕曹家生活好，
不怕曹家再排場，
只要我們会打算，
再过两年比他强。

張仙梅：介梅呀！（唱）

說話怎不过細想，
你凭什么比他强？
曹家有的是谷放帳，
我們哪有那么多粮？

刘介梅：糯米湯圓总不是慢慢滾起来的？！

張仙梅：“花生米雕菩薩”，只那大个本，光靠那两匹布、几石谷翻得还很些，滾得再快些，也是不中用的。

刘介梅：听我說啲！陶二叔那四石谷再加上今年的余粮……

張仙梅：余粮？

刘介梅：是呀，除卖了一石五斗，不是还有三石五斗……

張仙梅：哪来的余粮，都卖了。

刘介梅：（猛吃一惊）呀！都卖了？

張仙梅：五石余粮一粒也沒得了。

• 刘介梅：（生气地）我再三囑咐你，只能卖一石五，你么把五石都卖了呢？

張仙梅：（唱）介梅你莫生气听我講，
你不能埋怨我卖了粮，
怪只怪你兄弟脾气犟，
硬把那五石粮全卖光。

刘介梅：（唱）不怪你未必說还怪我，
你成天只知道吃和喝，
这一点小事情管不了，
我要你在家里做什么？

張仙梅：他們要卖，我是么拦得住呢？

刘介梅：你这个賤女人，粮食卖了，你倒还蛮有理性的……

（气极地从地下拾起破瓢向仙梅擲去，沒打中，却打到搖籃边把小孩惊哭了）

張仙梅：（抱起小孩）你要把伢打到了，我就和你拚命。你有狠到众人面前去抖，垵里人风言风語的說你思想落后想瞞粮，你么不去打他們，在我面前抖狠有什么用？

刘介梅：（一楞）瞞粮？

張仙梅：粮食卖了，你只曉得找我出气，是你爹和汝梅卖的，你么不去找他們？

刘介梅：（自知理屈）算了，算了，卖也卖了，还吵个鬼，吵

死也无用。

張仙梅：是你自己找到別个吵，难道是人家找你吵的？！

刘介梅：（着急地）那我答应張海山的三石五斗粮怎么办呢？

張仙梅：哪个張海山？

刘介梅：上垅熬糖的那个張海山。

張仙梅：莫急。（有把握地）陶二叔明天就要送四石谷来。

刘介梅：那就把钱给我。（伸手要钱）

張仙梅：么事钱？

刘介梅：卖余粮的钱呀！

張仙梅：我没拿，爹拿去了。

刘介梅：等爹回来一定把钱要得来。人家晓得你有几个现钱，今天信贷社来动员你存款，明天银行来动员你储蓄，二十几万块钱存一整年，利钱买不到两盒好香烟。爹是个活动脑壳，只要汝梅火上加油地一說，别人再一动员，马上就把钱拿出来了。放在他手上靠不住，一定拿过来。

張仙梅：陶二叔早上为还谷的事来了一趟。这几天人家正在找他討帳，我准备把这二十几万块放给他。你看要不要得？

刘介梅：这次又問我要不要得，卖粮的事倒沒見你等我回来問我一下哩！

張仙梅：（把伢送进臥房，回头望望厨房）哟！該死，灶里火熄了。

（張仙梅进厨房。介梅把桌上的东西送进臥房。刘朗成手拿鋤头由外上。

刘朗成：（唱）我三代討米度时光，

毛主席来了才見太阳，
翻身不忘共产党，
吃奶的伢儿离不开娘，
老汉我虽然年紀大，
爱国心意还很强，
为了支援工业化，
我带头卖了五石余粮。

五石余粮卖了二十几万块钱，昨天社主任在会上說：为了保証明年大丰收，动員大家向合作社投資。我决定把卖余粮的钱存到社里去。（欲进又止）为卖粮的事昨天还和仙梅爭了两句，現在又要把钱拿去投資，钱她拿去了，要是她不肯拿出来那么怎么办呢？（想了一下）对！先想法子把钱要到手再說。（进屋）

刘介梅：爹。

刘朗成：介梅，你么时回来的？

刘介梅：有一下了。

刘朗成：（发现有个东西碰脚，从地上拾起来一看是个破瓢）仙梅这伢，总不听话，叫莫把这个瓢拿出来，总要拿出来乱丢。

刘介梅：一个破瓢值个么事呢！如今有吃有穿的，未必說还买不起个瓢？

刘朗成：伢！莫看这个瓢不值个么事，这是我們家里三、四代人傳下来的一点祖业，就是这个瓢它养活了你好十多年

.....

〔仙梅在內喊：“介梅，飯熟了，来吃飯呀！”介梅进內。

刘朗成：（拿起破瓢，唱）

一見破瓢把往事想，
想起往事心悲伤，
瓢呀！你跟我受尽苦中苦，
你跟我一起逃过荒，
我四代人用你討过米，
用你吃过多少殘菜和冷湯。

張仙梅：（上）爹，你回来了。

刘朗成：嗯！（轉身收拾破瓢，望望搖籃）你呢？

張仙梅：在房里晒着了。（看看天气）弄得中飯了。（进內室提茶籃上，摘茶）

刘朗成：（坐下吸了一袋烟）仙梅！爹我想乘这个时候地里活不忙，挑个担子做点小生意，你看么样？

張仙梅：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呀？

刘朗成：挑点洋火、肥皂卖一卖。（停了一会）我想把昨天卖余粮的二十几万块钱拿去做个本。

張仙梅：卖余粮的钱？

刘朗成：嗯！卖余粮的钱。

刘介梅：（上）爹，你想做生意？

張仙梅：爹想挑点洋火、肥皂卖。

刘介梅：爹，现在物价是由政府統一规定的，东西都有牌价，卖一块肥皂还赚不到一分钱，挑个担子一天跑到黑，人累死了又赚得几个？这个生意不做也罢。还是把钱留着做点正经事吧！

刘朗成：赚一个是一个，仙梅还是把钱给我吧！

張仙梅：钱不是你拿去了？

刘朗成：我沒拿呀！

張仙梅：我也沒拿呀！

刘介梅：那究竟哪个拿了呢？

刘朗成：一定在乡政府沒拿回。我去拿回来。（下）

〔介梅向仙梅示意叫她去拿。〕

張仙梅：爹，爹！你回来歇下，我去拿。（追下）

刘汝梅：（上）哥，你回来了。

刘介梅：嗯！剛回一下。

刘汝梅：（望望房里）爹和嫂呢？

刘介梅：到乡政府拿錢去了。

刘汝梅：錢，拿么事錢？

刘介梅：卖余粮的錢。

刘汝梅：卖余粮的錢我拿来了。

刘介梅：你拿去了？

刘汝梅：嗯！我拿来借給别人了。

刘介梅：（大惊）噤！借給别人了？（大发雷霆）好呀！这个屋里的事你一个人想么样做就么样做了，今天偏偏不由你，你赶快去給我把錢拿回来。

刘汝梅：哥，暂时我們不差錢用，拿回来也是放着，人家有困难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刘介梅：“見死不救”？过去娘死沒有棺材么沒得人救？过去大年初一沒有吃的出去討米么沒有人救？天下有困难的人多得很，你刘汝梅救不了那多。

刘汝梅：过去封建地主把我們搞得不象人，鬼不象鬼。正因为今天是新社会我們当了家，所以我們不能見人家有

困难不管?!

刘介梅：(唱)你要爱管你去管，
你有本事管上天，
家里的事情有我在，
你就没有那大权。

刘汝梅：(唱)不管有权和无权，
别人困难在眼前，
哪怕割下身上肉，
也要帮他渡难关。

哼！亏你还是打长工、讨米的出身，做出这种事……

刘介梅：(唱)我坐得正来行得稳，
没偷人一分抢人一文，
做了么事对不住你，
要你把我来教训。

刘汝梅：(冷静地)哥，旧社会我们受够了剥削和压迫，今天

……

刘介梅：用不着你来给我上政治课，我参加革命你还不晓得
革命是么事，我入党你还没入团，今天用不着你来给我
讲大道理。我问你，这个屋里究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

刘汝梅：当然是你当家，不过……

刘介梅：既然是我当家，你就去把钱拿回来交给我。

刘汝梅：哥！你一定要钱？好！你等着。(生气地急下)

刘介梅：哼！年轻人真不懂事，满好的计划都给你打乱了。

张仙梅：(气喘喘地上)钱……钱给汝梅拿去了。

刘介梅：晓得。爹呢？

張仙梅：不曉得汝梅到哪里去了，爹找汝梅去了。

刘介梅：汝梅拿錢去了。

張仙梅：他把錢放在哪里的？

刘介梅：他借給別人了。

張仙梅：呀！借給別人了，那，那我答应陶二叔明天来拿的
錢么办呢？

刘介梅：我叫他去拿去了。

張仙梅：那曉得拿不拿得回？

刘介梅：拿不回也要拿回！哼！粮食卖了，錢又借給人家了，
不給点厉害他看，以后屋里的更難办。

〔汝梅同陶二叔上。〕

陶二叔：介梅，仙梅。

刘介梅：（一惊）陶二叔，他的錢是借給你了？

刘汝梅：是借給陶二叔了。

張仙梅：那……

陶二叔：仙梅，这，这实在是对不起人，答应明天給你送来的
那四石谷，現在只能还你錢。

張仙梅：（同时一惊）錢？

刘汝梅：是的，陶二叔的余粮要卖給国家支援工业建設，欠
你們的錢还錢。

張仙梅：汝梅，陶二叔，这，这个錢不是我們自己的呀！你
答应还人家谷，現在又……

陶二叔：是呀，我也曉得不是你的。

刘汝梅：嫂！騙得过陶二叔，騙不过我，用不着再說，我都

曉得了。

刘介梅：曉得就曉得，是我們自己的，你又把我么样？

陶二叔：（一惊）呀！

刘汝梅：哥！（唱）

过去我們借地主的債，
地主逼債头难抬，
今天我們翻了身，
自己放帳不應該。

刘介梅：（唱）我是周瑜打黃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借債本是他自愿，
什么應該不應該。

我凭本事賺錢，舍本求利有事應該不應該？！

張仙梅：是呀！我們的錢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搶来的，怕
么事？

刘汝梅：放帳就是剝削，剝削就不應該。

陶二叔：（难为情地）这只怪我不好，弄得你們吵嘴。

刘汝梅：不，陶二叔，这不能怪你。

刘介梅：好！汝梅！（唱）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各人去走各人的路，
用不着你替我把心操。

放帳也好，剝削也好，我搞我的，你搞你的，我們分家。

以后搞得好的該我刘介梅享福，搞得不好該我討米，与你

刘汝梅不相干。(进臥房拿东西)

陶二叔：这，这是我的罪过。要分家？怎么办呢？刘二爹，

刘二爹，……我去找你爹回。(下)

刘介梅：(由臥房出)等到吧！我明天回来分家。以后我們各人
搞各人的。三、五年以后再看。(急下)

張仙梅：介梅，介梅……(追下)

刘汝梅：(长叹一口气)唉！

〔朗成由外上。在門口碰到仙梅。〕

刘朗成：仙梅，仙梅。(进屋)汝梅，你哥呢？

〔汝梅不語，朗成莫明其妙的。〕

刘朗成：你，你們究竟为了么事呀！

——幕急落

第 二 幕

時間：1957年秋。

地点：刘介梅家門前垵子里。

布景：大門在舞台的左边。垵子里有一張小方桌，两条矮板
凳，台左有一棵小树，屋后有一道矮矮的竹篱笆。

〔幕启：刘介梅背着背包和一个小挂包，垂头丧气的由外上。〕

刘介梅：(放下背包)仙梅，仙梅。

張仙梅：(由內上)你回来了，县里扩干会么时散的？

刘介梅：会还没有散。

張仙梅：会还没有散你是么回来了呢？

〔刘介梅不理。〕